



# 大河湾

《清代神勇关公像》  
裴栋梁 作  
剪纸

## 诗笺

### 千秋一圣耀中条

——运城市诗词学会诗咏关公主题作品集萃



#### 关帝庙

千秋一圣耀中条，  
义薄云天神勇骁。  
偃月青龙凭吊影，  
犹疑烟寺唱渔樵。

#### 关公赋

一生戎马寄江山，  
武圣之风遍宇寰。  
故里赤情除恶霸，  
桃园结义醉朱颜。  
威名远立震三国，  
奋勇冲锋过五关。  
岁月无声终过往，  
却留忠义在人间。

#### 关像

十里风烟瞻圣像，  
关亭滩上汉臣根。  
条山一羽成神武，  
精石三千筑伟尊。  
义炳春秋家国许，  
忠担日月古今存。  
乡亲缘得仙台近，  
世有灵光报惠恩。

#### 关公颂

五湖四海敬关公，  
天下争传武圣名。  
偃月刀锋惩腐恶，  
桃园义气济苍生。  
扶邦斩将功高显，  
护嫂怀仁意笃诚。  
身在曹营心在汉，  
魂荣故里壮昌平。

#### 武圣关公

仁忠义勇为名片，  
儒雅慈慧是口碑。  
华夏人文缘尔俊，  
苍穹星斗伴君辉。  
一腔龙虎轩辕血，  
万里风云虞舜微。  
百姓尊神香火旺，  
千秋醉圣仰思飞。

#### 薛德虎

脸红燃旺亲民火，  
锋雪书成讨逆文。  
神勇沙场期一统，  
鼎扶汉室恨三分。  
言功何止泰山重，  
留德足堪华夏曛。  
两袖空空怀日月，  
双肩磊磊砥风云。

#### 关公颂

封王册帝史无前，  
碧血一腔为汉捐。  
千里匹鬃惊魏将，  
只身孤胆荡吴船。  
精忠贯日山河小，  
大义参天泰岳悬。  
四海归心怀武圣，  
九州龙裔敬英贤。

#### 忠勇一生

神威仁勇傲苍穹，  
浩气千秋贯九空。  
偃月宝刀摧敌阵，  
英姿铁甲尽怀衷。  
匹鞍千里陈忠义，  
独胆孤身赴棘丛。  
赫赫一生谋汉祚，  
铮铮武圣耀河东。

#### 关帝庙观感

威仪盖世美髯公，  
跪拜桃园会志雄。  
赤兔驰驱三国鼎，  
偃刀诛虎一奇功。  
义忠震地千年颂，  
勇武超群百代崇。  
庙祝英魂怀圣帝，  
绵延香火史遗风。

#### 咏武圣关公

河东父老忆英魂，  
关帝荣称武圣人。  
结义桃园凭信仰，  
扶仁赤胆献情真。  
睥睨富贵曹营地，  
贯日精忠汉阵臣。  
智勇长歌君远去，  
千秋不朽是精神。

#### 谒关帝庙

独立寒冬望旧年，  
思绪无首断春山。  
青龙不老千秋史，  
偃月长明万古天。  
大义薄云荣社稷，  
丹心驱雾扫狼烟。  
端的一部豪侠志，  
书尽风流世代贤。

#### 咏关羽

山河表里起狼烟，  
北戍南征未息肩。  
赤兔追风随赤帝，  
青龙偃月傲青天。  
生前只晓存忠义，  
死后岂贪彰圣贤。  
但教彼苍酬我愿，  
荆州城上再张弦。

## 散文

# 雨中拜关庙

□韩振远

每次来解州关帝祖庙都抱着游览风景名胜的目的，刚到门前，就会被庙内氤氲的气息感染，心灵被庙内建筑引导，进入另一层境界，看到的不再是视线中的风景，而是一种意志的体现和精神的感染。

这次来解州关帝祖庙，是个秋雨绵绵的日子，雨烟雾霭将庙宇笼罩，飒飒雨声中，庙宇显得更加庄重神秘。一声婉转悠长的戏腔从庙内传来，划破雨雾，带来一种世俗的亲切感。同行的朋友说：“今天我们来巧了，关帝庙里演戏。”

按照中国古建筑分类，解州关帝祖庙属神庙建筑，却是帝王之制，布局、规格都以宫廷建筑为标准，规模宏大，建筑精美。大门叫端门，走进去，再经过雉门，才算真正进入庙内。雉门，天子之宫门也，专为帝王进出而设。穿过雉门，我看到了庙内少见的一幅盛景，淅淅沥沥的秋雨中，红红绿绿，各色雨伞花朵般飘拂在雨中，台上唱腔激昂，一阵叫好声从台下传出，穿透雨雾向庙内扩散。台下，没有乡间戏台下的叫卖声、呼儿唤女声，除了掌声和叫好声之外，连看戏也那么肃穆规矩。对面的午门也坐满了观众，同样声声叫好。午门是禁宫之门，雕梁画栋，气象森严，坐在这样的建筑下看戏，不知是种什么心境。

台上表演的是一位女演员，粉袖飞舞，台步轻盈，唱得凄恻婉转，清韵悠扬，在飒飒秋雨声中显得格外悲凉，仿佛身处绝境，只等英雄来救。

不用细看，便知道演的是蒲剧《赵氏孤儿》。戏台上方有“全部春秋”几个字，关公曾在军帐中夜读《春秋》，以前看到这几个字，总以为在关帝庙里上演的全部是关公戏，看到台上剧目，才知道，只要有春秋大义的戏，都可以在这里上演。

解州关帝祖庙戏台建在雉门背面，华美精致，一望便知是清代建筑。以前来这里，望着空荡荡的戏台，聆听的多是建筑语言，这次真真切切听到优美戏声，心里想的还是建筑，别人看戏，我看戏台，别人看角儿，我看的是建筑。这一看，便发现刚刚看过的雉门明明是巍峨的歇山顶，张扬飞舞，气势逼人，背面的戏台却内敛规整，换了一副容颜。仍然是那么精致华美，却是不同的衣衫，不同的扮相，表现出不同的身份。过渡变化之巧妙，竟让人浑然不觉。

台上的角儿在吟唱，戏台本身也在吟唱，同样悲悲切切，伴着激扬鼓乐，用同样高亢凄美的建筑语言，娓娓叙说着庙宇的建筑布局。

晋南是戏剧之乡，乡间最高大的建筑往往是戏台。看着祖庙的戏台，我忽然发现，几时以为最宏伟的戏台，在解州关

帝祖庙建筑中轴线上，竟是最低矮、最不起眼的建筑。中国古代建筑以屋顶区分等级，高等级的有庑殿顶、歇山顶，又分重檐和单檐。祖庙内主要建筑大都属于这两种形式，戏台却偏偏是等级最低的卷棚顶。筒瓦组成的弧线翻越屋顶，流畅华美，却降低了高度，与其他建筑一样斗拱繁复，飞檐翘角，极尽豪华，却无顶脊，缺少了应该有的气势，像一个光着脑袋的人，虽然披金戴银，却神态谦卑，匍匐在地。为什么要这样？皆因戏台是演员酬神演出的场所，自然要表现出对主殿的恭敬。

台上的演出没有帷幕，没有布景，将戏台内部景致表露无遗。戏台正面与雉门相通的大门关上了，镂空门透出外面的光，上方正中高挂鎏金匾额“全部春秋”，两旁上下场门，左有“演古”，右有“证今”，清楚地表达着这座酬神戏台的主题。演员们在这里“豪华”的戏台上演戏，一定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回过头再看戏台对面的午门，又是一番感慨。同样是精美繁复的古建筑，却是最高等级的庑殿顶，高耸的正脊和流畅的四条垂脊，表现出的神情气质与卷棚顶的戏台正好相反，巍峨庄严，气势如虹，若一个高贵的人，从容淡定，气宇轩昂。相对而立的两座建筑，一个特意彰显巍峨，一个有意降低高度；一个建筑等级最高，一个建筑等级最低，建筑的对比如此鲜明。

秋雨仍在淅淅沥沥下着，台上，丝竹声中，角儿唱得如泣如诉，台下，秋雨声中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。望着动情的演员和谦恭的戏台，我想，建庙数百年来，实际上是演员和戏台本身在共同演一出大戏，这出戏永远只唱给庙内至高无上的关圣帝君，台上的演员，台下的观众，只是对关帝威仪的一种铺垫。

走过午门，这种感觉更加强烈，建筑者还在继续铺垫，决心用娓娓道来的建筑语言和精心营造的空间艺术，将每一位游人引向崇高。飘洒的秋雨将庙内如同洗过，道路两旁的松柏，脚下的青石，都用同一种表情，告诉人们，就要拜见关圣帝君了。

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牌楼，像衣着华丽的侍者，又像挺拔英俊的卫士。从牌楼下走过，是存有康熙皇帝御笔的御书楼。

终于看到解州关帝祖庙的主体建筑——崇宁殿了。高踞在台基上的大殿巍峨高耸，气势恢宏，一重重围栏，一根根龙柱，环绕的回廊，精美的雕刻，飞檐翘角的重檐歇山顶建筑，秋雨中更加璀璨夺目的琉璃瓦，共同构成了大殿的庄严肃穆。久久站立在台基下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，我眼前的大殿在变化，渐渐化成雄立于面前、威风凛凛的关老爷。

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入殿



内，幽暗的光线、闪烁的烛光、高高的神龛，神秘的气息，使人顿生敬畏之心。大殿中央，巨大的关公神像正襟危坐于神龛之上，冕旒玉圭，龙袍蟒带，一袭帝王装束。赤面长髯，蚕眉凤目，威仪堂堂。两旁陪侍红袍牙笏，恭敬谦卑。至此，经过庙内的千般铺垫、万般造势，终于看到了“真神”。

建筑语言、艺术手段在帝王们看来，到底还是太含蓄。当年康熙、乾隆、咸丰三位皇帝肯定认为远远不够。于是，挥动御笔，将心中的关帝直接写出来，留存庙内。关帝宝座上方，金装银裹的牌匾就有康熙所题“义炳乾坤”，乾隆所题“神勇”，咸丰所题“万世人极”。有帝王牌匾在堂，关公的威仪就得到直接肯定，关公便成为武圣，关帝庙便成为天下第一武庙。

尽管帝王们多次赐封朝拜，关公到底还是百姓的神，明王朝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，想靠关公巡游三界，以镇四夷，清王朝封关羽多达二十六字，想靠关公威显护国，以保江山。帝王已去，百姓永在，关公的义与勇、诚与信，不用帝王封，自在百姓心中。

秋雨中，午门前的戏声隐隐传来。这出专为殿内关帝所唱的大戏，不光给肃穆的庙宇增加了几分世俗色彩，更给肃穆的大殿增添出几分民间情调。秋雨戏声中拜关公，分明有几分亲切。

出崇宁殿，经肃气千秋牌坊，又有刀楼、印楼、春秋楼肃立于秋雨中。到这里，午门前的戏声已听不到。细雨霏霏，雾霭弥漫，苍松翠柏中的建筑群显得格外宁静。按照庙内格局，这里属于寝宫，是关公休息的地方。进入春秋楼，看到的关公像果然是另一种神态，庄重中现出儒雅，威武中见出真情。上得楼去，二层的关公像与殿堂上的帝王关公像大不相同，幞巾长袍，侧身持须，目光专注。案头展开的，是一本《左氏春秋》，身后壁板上，果然刻有《春秋》原文。这场面，再现了当年关公军旅余暇，挑灯夜读的情景，完全是儒将风范。

从春秋楼出来，至结义园，又是另一种景象。烟雨中绿树繁花，奇石奇草，亭台楼阁，将人的思绪带得很远。亭下遐思，庙里巍峨高大的建筑，神气氤氲的氛围，再次萦绕脑际。

再至午门前，戏台上早已人去台空，秋雨间歇，空寂的戏台面对着正殿方向，百年不变地用同一个姿势顶礼膜拜。我离去了，没有像戏台那样膜拜，却将思绪留在了这里。